

中國方志叢書·華北地方·第一二五號

據
民國
國
二
十
五
年
平
鉛
印
本
輯
影
印

河 南 省

光山縣志約稿
(一)

成文出版社印行

中國方志叢書導言

論方志在史籍中的地位及功用

論我國史籍的源流，要以尚書和春秋最古。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有六經皆史的說法，認為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皆是先王的政典。龔自珍（一七九二—一八四一）認為六經是周史的宗子。易經是卜筮的史，書經是記言的史，春秋是記事的史。國風是史官採自民間的詩而要付之司樂的，雅頌是史官採自士大夫的，禮記是一代的律令，皆歸史官守藏。這樣看來，都是與史有緣的。參證後來把會典、通典、通考各種專記律令文獻的著作，也列入史籍，適足說明我們要研究社會全面文化的時候，自然會擴大史料的徵集範圍。否則，只能局限在政治史的小圈子裡。無論如何，依今日圖書分類愈趨精密的眼光來看，尚書和春秋，總該是上古的珍貴史籍。

自從漢代司馬遷作史記，班固父子作漢書，一般人的觀念中便有經和史的分辨。魏晉南北朝以至唐初，私家修史的風氣大開，詩賦雜說，論著更多，彙存的書籍越來越豐富。本來根據內容把圖書分類列為七略，到了晉時又有四部的劃分。把兵書、方技、術數併入子部，詩賦歸入集部，成為經、史、子、集四部。這種分類的意義，好像是說，經是民族的大本原，史是社會文化發展的跡象，子是個人發掘的理性，集是個人自由精神的感情表現。經史高高在上，冥冥中鑄成東方文化注重通貫綜合的學術精神特色，只求互相涵攝並存，蔑視抽象的分派對立，技藝在學術上不被尊重，於是文人學士把經史纏在一起，甚至文史也弄得分拆不開。一直傳沿到清代乾隆開館重整四庫，分類仍然照舊，史部中羅列了十五類子目，而方志只有一五〇種。史籍雖然很多，後人却終不能整編歸納成一部完備而有系統的中國通史和文化史。試看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在方志考稿序中嘆道：「吾國人之不能認識了解吾民族性者蓋有由矣，無真史故也。史不能明全體社會活動之迹，而徒措意於一二人之殊功美行，亦猶乎吾曹今日但知環吾左右者之思想行動大抵相同，而不知距吾曹稍遠者其思想行動乃膠附於數百千年之前而少所變也。」又余紹宋也在方志考稿序三中慨說：「今者國史之業，既無專司，而著作體裁亦宜畧變。必當參用通志之例，廣載各地方社會情形，而不能偏重於中央政治，乃事理之當然，亦時勢所必至，若是則有賴於方志者益多。近世以來，政治凌夷，雖屢變而不能中理合度協於人情，國事晚艱，識是之由。」這樣看來，我國累存的史料確是不少，可惜史學研究上還待重行檢討哩！

唐宋以來，史籍的編纂却也演進許多，官修的演化爲編年體的皇家實錄、紀傳體的正史、有關禮法的會典、偏重地理的方志；私修的也有紀傳體的正史、別史、編年體的通鑑、以事爲綱的紀事本末、屬於典志的通考、通典專史，體裁和內容都有進步。史學上也誕生了兩位傑出人物。一位是唐代的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他取諸家所作的史籍，闡明義例，商榷利病，遺存傳世的有史通一書，獨具評論性。另一位是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〇一），曾爲和州、永清、亳州修志，又做過畢沅的幕僚，修纂湖北通志。他是重視方志，親歷其事，而又提出具體建議的第一人。這兩位皆是值得推崇的史學碩彥。

人類自從有了時間觀念，再也斬不斷過去、現在、未來的鎖鏈，這是歷史興趣的根源。有了空間觀念，又渴求地理的知識。生活演進，使文物制度日漸繁複。歷史的探討便由幾何直線擴展到橫面的伸展。中國的土地大，人口多，山川氣候不同，先前的交通遠不及近日方便，更容易形成地方特色。只憑少數人編纂的國史，顯然不能囊括各地的社會全盤現象。地方志隨時代前進，倡於明代，盛於清代，現已成爲史籍中的要角了。這便是我們要介紹方志的緣由。

方志自從明代提倡編纂，清代便昌盛起來。托庇於國學首先注重經史，再加文史素來兼顧的餘輝，早年館庫所收的方志，皆有特定的水準。其實，在政府的通令鼓勵下，各地主纂方志的，莫不兢兢業業，收集的史料，皆是可資信實的，並不限於官府的藏本。據朱士嘉統計：清代編成的地方志有四、六五五種，康熙間完成一、二八六種，乾隆間又有一、〇二四種；直隸最多，有四〇三種，四川、江西、山東、河南、陝西、浙江皆各有三百種以上。他在一九三〇年統計我國方志便有四、九一二種，一九三五年統計總數爲五、八三二種，九三、二三七卷，一九三八年又查知七三〇種，一九五八年再查知七〇〇種。這樣，總數就達到七、二六二種。比起正史來，卷帙浩繁，真不是任何人可以憑他一生精力而能全部瀏覽一遍的。但是我們原也不必去做那種迂事。祇要知道這是歷史方面還未開發的山林，可以發掘的寶藏很多。現在試依顧頡剛在中國地方志綜錄序引述的一般方志紀事要目如下：地理——沿革、疆域、面積、分野；政治——建置、職官、兵備、大事記；經濟——戶口、田賦、物產、關稅；社會——風俗、方言、寺觀、祥異；文獻——人物、藝文、金石、古蹟；便知方志內容廣泛，而且它的取材，來自檔案、函札、碑碣，是很可信實的。真正說「以校正史，則正史顯其粗疏」而已。這是說地方志在數量和內容方面也成爲史籍中的要角。

民國十九年瞿兌之出版方志考稿，該括江蘇、河北、山東、河南、山西、遼寧、吉林、黑龍江八省的方志，一一列明了纂修年月、纂修人姓名、舊志沿革、卷數目次，並且辨體例，評得失，尤其注意特殊史料，是輔導研讀方志的文獻。此外，民二十年故宮所藏方志編目刊行，二十二年國立北平圖書館承京師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合併之後，藏有方志三千八百餘種，也編有目錄。

二十三年朱士嘉編中國地方志綜錄，羅列了五千多種。朱士嘉在北平所見的不過三千種，後又訪得上海涵芬樓直省志目，徐家匯天主堂藏書、金陵大學、南洋中學、中山大學諸書目，並知王綏珊藏有一千多種，又索得美國國會圖書館方志簡目、日本內閣文庫、宮內省圖書寮、日本帝國圖書館等志目，遂完成了蔚為大觀的綜錄。令人驚異的是國外的巴黎和越南的遠東圖書館，美國哈佛大學也藏有我國的方志，國內的教會校館更對方志發生興趣，這個時代的中西史學精神也就可以窺見一斑。

我國昔日的史家似乎拘束於史料的體例形式，精神已墮入治亂衰替的循環律陷坑，偏重政治史的小圈子，不敢放胆解釋人性各方面活動史實，但是今日經過科學洗禮以後，我們要弄清楚幾點：(一)憑藉文字和古物研究歷史，並不能使過去的事實完全再現，再說每件歷史事實皆有它的特殊面，能使它再現的，僅是倚靠我人的經驗和直覺。(二)科學可以捉住相同的事物，正因為我人能控制它的再現，可以求出它的共相和通性或定理、定律，但是史學上就不簡單了，我們要儘量注意它的特殊面。(三)現代史學在政治、經濟、社會、宗教、藝術以至文學方面應有廣泛的研討。(四)歷史研究者須有哲學的氣質，參用科學的方法，獲取藝術的成果。(五)對史實的特殊相若不加以解釋，只能做一個史料收藏家，算不得是真正的歷史學者。

我們現在應該知道，中國歷史在傳統的史籍以外，方志是有地域性的，另外還有一種家譜是氏族性的史料。這方志與家譜，足可幫助史家分別根據人、時、地、物四個因素來研究事態的始末，展開嶄新的歷史敘述。爲了適應時代需要，樹立清晰而有系統的概念，我們把選印本方志叢書的範疇，暫定爲鄉、縣、府、郡、行政區的地方史，及各種叙一物一事的專志等（如瀘水志、廬山志）。

明清以來，方志成爲地方官參照施政的要覽。若說依據方志便能瞭解該地的全情，未免過於誇張，所以研讀方志只能說有助於瞭解一地的過去情況，提供歷史專題研究的翔實資料，而且要從多種方志去探求同一節目，效果就高得多，現在把方志的功用，試述幾個實例如下：

- (1) 朱彝尊日下舊聞，陸心源宋史翼，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大多係由各種方志取材。
- (2) 陳垣的元人也里可溫考，據至順鎮江志而作。
- (3) 張亮丞菲律賓史上的李馬奔 (Limahong) 真人考，據閩粵方志而成。
- (4) 日人桑原隲藏作蒲壽庚事蹟，援引閩粵方志多種。
- (5) 日人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何炳棣中國人口論，皆據很多方志的資料。

(6)專從物產而言：乾隆時豐潤縣志記載扇子本為朝鮮進貢大臣隨員售來民間，但品級低劣，不為一般人喜愛，豐潤人利用竹枝、風景、花鳥畫改良後，風行一時。這是涉及朝貢而又有有趣的史料。又如何炳棣曾利用方志研究中國的早熟稻種。

(7)元李好文長安志圖，詳載如何利用水力。很多方志皆有河工、灌溉、築堤的經費、徵工等資料，可供稽考。

(8)地方賦役的負擔，也可從方志比較輕重。

(9)往日的水陸交通、驛站距離，也可查知考證。

(10)鄉村市集、地方商業、對外貿易、典當、礦業，皆可在方志查考。蘇州府志有論孫春陽雜貨店的記述。高陽縣志論棉紡工業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發展及各地市場情況，直敘到其後的衰落。這是工商榮衰遞變的史實。

(11)章學誠永清縣志對縣衙組織和差役的待遇，也是今日不易找到的資料。

(12)往昔教育制度的社學、義學、書院、學田、科舉應考生的旅費等，也可從方志查考。

(13)風俗、節日、寺院、壇觀、碑碣、古墓，在方志中均有豐富的記載可資考證。

(14)少數民族如苗、瑤的風俗，方志記載也很可靠。

(15)歷任地方官的姓名、科舉名錄，更是考證上的極好資料。

從這些功用看來，方志確也含一部份地理資料。乾隆四庫全書把它列入史部十五個子目之一的地理目，便是這個原故。到此，我們也要敘一敘方志的起源。有人認為漢袁康的越絕書，晉常璩的華陽國志是方志鼻祖；但那偏重地理性的圖經更可算是方志的前身。考據起來，由隋煬帝詔令天下各郡上呈當地風俗習慣及地圖，唐代令各郡每三年呈報人口一次，宋代又令潤月的年份要編圖經上呈朝廷，皆是圖經進展的實跡。宋代的志書已增列人物藝文，但遺存的很少。元代創編一統志，明代修纂一統志，因而徵求各省志書，方志的型態漸成一格。清代方志大盛，民國繼續修纂，有些省區曾急迫的限令於六個月內完成，內容自然就不免浮濫的譏評，所以刊本雖多，選讀的時候還須思量一下。本社致力於影印中國文史社會科學名著有年，此次選印的方志叢書，是完全依循前面所述的觀點，精選善本影印發行。更進一步，倘若國內外人士藏有孤本，本社願收入這部叢書，以貫徹素來發揚中國文化的精神。

光山縣重修縣志啓

昔蕭何入咸陽收圖籍沛公由是得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與人民疾苦邑乘者一縣之圖籍也二十二年二月余奉命篆權光邑適值赤匪之亂人民流散戶口蕭條兵役繁興財源枯竭仰屋竊嘆補救無方轉思因地制宜必考查是邑之土地物產如何人情風俗如何山川要隘如何再與閭邑人士同謀足食足兵方有把握迺訪求縣志僉謂迭經匪亂舊志已燬且舊志成於清乾隆丙午迄今一百四十餘年其間物產之盛衰人民之好尚國家之教養鄉賢名宦之經綸以昔準今舉皆大異欲圖補救非編修新志其道無由余慙焉憂之夫縣志一書蓋爲來者指迷津爲往者存掌故事體重大應預籌鉅款崇大志館延聘通儒褒貶是非方能昭垂千古光邑之幾經破壞子遺之民救死扶傷不暇奚能及此然縣志重要舉世皆知故內政部與本省上峯連年催辦之公文急如星火斯文接續任之不敢卸之不能反覆思維成周之辟雍鐘鼓固郁郁乎其文而堯之茅茨土堦未始不可以出治竊欲因陋就簡及老成之猶在求文獻之可徵借燭代明以待日出况查光邑提議修志蓋始於民國九年庚申由何琳竹李春甫發起事將就而中輟再提

議於易步青而又輟十二年由閩邑旅汴諸君開會議決公推李春甫任監督陳穎溪陳雲翱夏賓南晏海波分任編輯宋子芬任圖繪其餘分任各執事者數十人蓋合一邑在鄉在外之精英搜羅幾盡共襄斯舉未及一載因變亂星散今則訪問耆宿強半喪亡再歷數年何堪設想光邑四境雖云散亂而通才博士奔走國事任職四方者徧於全國斷不忍故鄉文化經赤匪數年蹂躪喪盡斯文識大識小皆爲我師文武之道自能不墜是以不揣固陋任他人所不願任之事以副上峯之望以繼前人之志願與邦人君子共起圖之民國二十二年夏光山縣縣長許希之

序

縣志史類也其範圍較之國史雖有廣狹之分而紀載歷代之政治典章風俗物產與夫名宦之治績鄉賢之楷則罔非彰善癉惡而垂法戒於後世俾後之讀縣志者借爲前鑑得因革損益以求進化故曰史類也曾氏鞏曰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燭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悉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又曰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爲之者亦必有天下之才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光邑提議修志十數年矣每次提議編輯人選皆推有海波十三年修志局成立海波以謀夫孔多不願與其事時余職掌公欵局海波余甥也陳穎溪來強余命海波復出未果未及一年而星散無一字成績厥後光邑日亂余與海波避地贛西六載二十二年春海波旋里適上峯催修新志前縣長許又屬海波任其事未幾許去任後此官紳皆不利於修志二十三年夏停辦二三舊友謂光邑歷經變亂百五十年軼事所存不能十一而舊志亦燬今茲修志中止光山文獻皆永遠無徵共邀海波入潢川作私人著述網羅散帙分類編輯以待來者而余亦從而贊助之越四月彙集成帙除地圖另待專

門測繪外共成五十四傳余詳加校正雖未盡完善如曾氏輩之所期許而其立論確得古昔聖明經綸天下之大旨以土地人民爲主體以政事爲經緯以人才邪正民德隆替爲歷代盛衰治亂之源而於世道人心尤反覆致意讀其志傳隨處可以見其用心也余老矣世變日新古昔之治道日晦人民陷於水深火熱空喚奈何愛國之士亦有讀是志而心動者乎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人日胡夢虞書於潢川之旅次

序

古柏先生生乎今之世尙友千古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十餘年來不獨爲時髦所詆誅卽素所與親善者亦莫不惡其執拗光邑提議修志近廿年闔邑士人不問舊派新派咸知非先生莫辦惟恨其無通融餘地故往往疾害之十三年修志局成立亦推有先生爾時耗洋萬元以謀夫孔多事用不集二十二年縣長許希之聘先生獨任其事事將成矣通計不過需費兩千餘元便可出板光邑無論如何困難些細之欸總能辦到而忌者施之以橫逆迫先生辭職縣政府呈覆上憲云另聘通儒續修一責功虧在所不惜先生越境後寄寓潢川半載續成一私稿隨赴開封就正舊友二十四年夏新縣長到省思以六百元代價易其志稿而歸時先生窮困異常終不肯出售任他人塗改亦真可謂拗矣先生從此赴洛與光邑斷絕關係大亂未已徵文考獻再望何人當先生私稿初成余曾往潢川竊讀之記事詳明持論嚴正臚列往事興亡成敗歷歷在目所取人物以有猷有爲有守爲依歸富貴利達之徒志在鮮衣美食而無濟人利物之心者皆先生所斥爲蠹賊宜今日之疾之者衆也然疾之而誠能易聘通人將縣志修成誰云不可疾之而猶欲攘奪

其志稿以爲已有或從而變易黑白淆亂是非後之讀志者且將非議及先生而先生不願受也余用是不揣棉薄畧籌印刷費請先生節約出版俾闔邑之有心人讀之倘以爲有益於光山再請全稿公諸一邑或以爲於潮流不合則即此亦可爲大輅之推輪踵事增華後來較易古之良史並稱班馬班書自武帝以上強半出於馬史然於馬史之本來面目固兩不相礙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光山縣後學張鍊書

序

吾邑居豫省之南毗連鄂皖山川秀麗賢材輩出光潢之間多異人自古稱之宋元以降文字之優每冠各縣辛亥而後國家右武同時晉級將官者十餘員校尉不可勝紀武功亦盛極一時傑出之士奔走四方獻身於國家社會改革者無役不與思想更居時代之先今國勢不競物質落後倘吾邑人士能保持過去之精神多致力於實學使一縣令譽與日俱增凡生斯土咸與有榮而斯志之修同與不朽鄉黨君子甚有同心也抑前此務高遠者多盡力地方者少縣中秩序雖未受國家改革影響而自衛力薄遂致黠者竊據橫施摧殘甲子迄今閱十餘年兵燹荒歉更迭相乘民命不絕如縷晏謝二先生觸目興嗟乃不辭卑邇以數載之精力爲一縣掌故之考訂舉凡風土文物興廢沿革先哲遺蹟懿行以逮時賢之功在社會國家可以風世者靡不搜羅紀載俾後之來者把卷可知風物之美尋蹟即思締造之難則愛護鄉土之心油然而生地方健全之基於是以冀用心雖苦用力亦可謂不虛矣劉君炳華襄贊盛舉且以付印計畫遠問於余余因之而重有感焉吾鄉良風美俗都前賢心血鑄成今世故步自封難逃物競公例以往光榮信史盛

德屬諸先民而對茲天賦之錦繡河山一任民物彫零榛莽遍地則吾輩之不肖爲何如矣繼前賢儆不肖發揚光大期諸來茲斯晏謝諸君之微意亦未嘗非吾儕座右之良資也樂觀厥成題言於始民國丙子暮春張之慶書于天津

自序

余少壯時畧誦詩書不可一世妄以天下爲己任盲人瞎馬奔走於四方十五六年一事無成所遇益困歲丁巳旋里余年已四十矣二三少年前來問字與之講腐敗舊學日與古人相對然後知堯舜湯文禹皋伊呂之事功別有聖德再証以孔子之教益增慚懼反躬自問往往至於汗流沾背猶幸不曾得志而未嘗貽害蒼生也自是不敢復問天下事十三年光邑修志諸先達以余好覽經史不能辭是責邀余襄辦未一年中止表弟彭鶴卿促余私自續成並助經費三百元越一年地方愈亂不能容於鄉黨志事又廢廿二年春余自贛西旋里縣長許復邀修志余以非其時辭謝縣長固邀鶴卿又竭誠勸告無法推諉勉任館職次年停辦二三舊友謂亂離之世百五十年文獻喪失殆盡再不及今日存十一於千百將郭公夏五亦亡矣於是聚資約余到潢川第就所聞所傳聞者編之勿令散軼越四月勉強將網羅之軼事分門別類纂成五十四卷自顧學業淺陋與潮流不合不敢貢獻於同邑之聞人小友張劍峯傷長此亂離斯文將喪請余刪繁就簡節約存之渠願捐資刷印而余甥謝蘭田不憚奔走數千里負校對之責二子保存文獻之熱心

深堪嘉尙重違其意因將全稿整理郵寄於蘭田在開封出版少存故實以待後人惟余之學問文章未有根抵不足以啓發後進是爲可愧耳民國二十五年仲春月既望古柏老人書於洛陽之客舍

舊序

光山舊有志其篇者採舊版刻脫誤由嘉靖丙辰迄今無所考徵予曾集邑長老人士議補三十年所未備越三年未果聞邑大夫蔡汝謙氏所著有野史若干卷發造其廬而請之大夫固以辭謂其先人大夫顯德先生於舊志有嘉靖甲午稿今將續一家言以記歲月惡敢云志因出其稿凡五卷以授予其文直而不繁豐而不複體簡而不略事核而不誣自沿革山川食貨以及終篇分門列品特著論贊自丙辰以前刻迂黜誤而各爲一紀丙辰以後鬼佚摭掇其綱而收其目如篤行文章循良孝義諸科則統傳而彙集之其他特傳蓋舉重而略其餘則列傳之遺矩也藝文闡教化者載而詩賦詞章略之益政體者載而誥敕碑表之類則詳其家集而姑不備一字而意遠一言而義重其大端本旨無非欲司牧者育養黎元而善行垂法里閭後人慕古希聖修德學道而還太樸故體主於簡文主於約視諸浮靡者不啻徑庭已也余幸吏於斯無所裨益地方得賢者成斯志而謬序之如此萬曆己丑春三月一日知光山縣事牛應元

舊序

不佞自亂喜遷固子貞言及壯遊江海間歷十餘年欲有所著以成一家言而未能越在庚辰乃退而與二三子有事邑乘修先大人之業蒐舊晰新潦草成帙將附野史以藏諸名山而愧非其家也今君何以志爲且也評隲品彙微有儆戒之詞或有知予者以俟後之君子萬曆己丑秋七月一日邑人蔡光

舊序

古者國不問大小靡不採撫風謠諷詢方俗以載掌故而最著者莫如晉乘魯春秋乘終史耳春秋經六聖筆削殆進爲經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則志也史也經也一也考自封建易而郡邑邑之大者制無越百里乃其間簿尉之相攝生齒之相屬名法之相規食貨之相有無閭閻之相敦尚甚而里征歲額之相灌輸無不取給縣官至比而稱之曰邑侯則蓋爾邑亦古附庸也光邑在春秋爲弦國地據上游於汝墳淮泗之間歷漢至今未聞以良史傳歲戊子郡丞蔡公以先正名賢掃松菊三徑歸棲味道著述自娛其於一邑見聞無不蒐計